歷史長廊

韓信人格分析之六：兔死狗烹之悲劇

● 許雅貴*

劉邦建立漢朝後，對於自己能得天下曾有一段自剖：

>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餽饟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；連百萬之軍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此三者，皆人傑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[1]

劉邦因為有張良的運籌決策、蕭何的治事管理、韓信的戰無不克，終於擊敗強敵項羽統一中國，而這三位幫劉邦打天下的功臣，理應得到劉邦的賞賜和冊封，然張良早有先見之明，選擇遠身避禍，蕭何則是「自汙其名」，以逃劉邦的誅殺，唯獨韓信未能急流勇退，以為立下大功就能同享富貴，甚至能擁有大權，殊不知劉邦早就對他有所猜忌，早前只要韓信打贏勝仗，劉邦就「輒使人收其精兵」，或趁其熟睡時奪其兵符，就是害怕他的才幹跟謀略，即使開國立朝後，對韓信的猜忌更是日亦加深，先從齊王變為徒有空名的「楚王」，而後「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」，劉邦找到藉口「欲襲信」：

> 上令武士縛信，載後車。信曰：「果若人言，『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』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！」上曰：「人告公反。」遂

* 許雅貴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理教授

[1] 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6 年），卷 8，頁 176。本文凡引用到《史記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
2023 年 11 月 15 日出版
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
109

械系信。至雒陽，赦信罪，以為淮陰侯。[2]

其實「人告公反」明顯是誣告，或可說是劉邦的栽贓，畢竟完全沒有證據證明韓信有「反」的動作，韓信當時也是「自度無罪」而謁高祖，可見這是劉邦欲除心頭之患故出此策，雖最後赦免韓信，但再把他貶為「淮陰侯」。忠心為漢的韓信，至此了解「兔死狗烹、鳥盡弓藏」的歷史教訓，「知漢王畏惡其能，常稱病不朝從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。」[3]一位意氣風發的大將，自此採取「逃避」態度，希冀將劉邦的猜忌減到最小，然最終還是不能逃離被誅殺的命運，劉邦借由婦人之手以滅韓信，太史公對這段經過有詳細描繪：

漢十年，陳豨果反。上自將而往，信病不從。陰使人至豨所，曰：「弟舉兵，吾從此助公。」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，欲發以襲呂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報。其舍人得罪於信，信囚，欲殺之。舍人弟上變，告信欲反狀於呂後。呂後欲召，恐其黨不就，乃與蕭相國謀，詐令人從上所來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賀。相國紿信曰：「雖疾，彊入賀。」信入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鍾室。信方斬，曰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為兒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遂夷信三族。[4]

韓兆琦說；「淮陰侯列傳是一篇表現當代史實的文字，作者在某些地方不得不使用一些婉轉含蓄的筆法，因而兩千年來也造成了讀者對這篇作品理解上的一些分歧。」[5]從上述引文來看，韓信欲與陳豨合反，事洩被殺，韓信果有反叛之心。

然仔細推敲，「其一，官徒奴力量微不足道，善度時勢如韓信者，當不會如此魯莽行事。其二，既然陳豨已反，且韓信業已派人至陳豨所約束已定，為何仍要待豨報而坐失良機？其三，韓信在部屬已定的情況下，不大可能輕易奉可疑之詔，上門就擒。」[6]又高祖得知韓信已被斬，其表現是「且喜且憐」，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反應，他喜

---

[2] 《史記會注考證．淮陰侯列傳》，卷 92，頁 1073。
[3] 同註 2。
[4] 同註 2。
[5] 韓兆琦：《史記博議》，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388。
[6] 引自周先民：《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》，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216。

得是終於解決了心頭之患，憐得是韓信其實並未謀反，卻因故被殺且夷滅三族，對一位曾幫自己打天下的功臣著實冤枉。太史公在傳末再度安排蒯通之出場，其言「豎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夷於此。如彼豎子用臣之計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！」[7]頗有責怪韓信不反之意，亦再次證明韓信實未反，終因功高震主，走向兔死狗烹之悲劇。

[7] 《史記會注考證・淮陰侯列傳》，卷 92，頁 1074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
2023 年 11 月 15 日出版
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
109